



追忆修辞学家张炼强先生

□ 陈林森

张炼强(1931-2024),广东南海人,1955年北京大学毕业,长期担任首都师范大学教授,全国著名修辞学家,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。我有幸和张先生有过交集,那是2007年4月20日,从九江坐火车来到福建厦门,应邀参加在集美大学举办的华东修辞学会第14届年会,刚巧与会人员中年事最高(当年76岁)的张炼强先生同居一室。

华东修辞学会原名中国修辞学会华东分会,区域范围是华东六省一市,张先生来自北京,他不是普通与会人员,是应邀来作学术报告。虽然我当时加入学会快20年,还是第一次参加年会,所以到会人员都是陌生的,自然对张先生也是“有眼不识泰山”。向他请教后方知乃是早已闻名的张炼强老先生。我高兴地说,我曾在学术论文里引用过您20年前(1987)的一篇大作呢,张先生闻听也很高兴。我找出了随身携带的拙著(我的第一本书《擦亮你的语言》),敬奉张先生一本,并且找出了引用他观点的论文。张先生视力欠佳,翻出了眼镜(他有两副眼镜,走路用一副,看书写字用一副),看了笑呵呵地说:“还写了我的名字啊。”

张炼强先生表面上看并没有大学者派头,可已经是全国语言学界的权威,长期致力于修辞学的教学与研究。他毕业于北大中文系,是已故语言学泰斗王力的高足,毕业后一直在北京师范大学(后改称首都师范大学)任教,有200多篇论文和十几部语言修辞学著作,他的《(济南的冬天)的写景艺术》收进了初中语文教案,《语境浅谈》收进了人教版《语文读本》高中第六册。虽说名气大,但他和别人交谈时,态度十分谦和。我询问了他的一些个人情况,他都如实相告。

张先生身材瘦削,已经大半秃顶,据他自己说腿有毛病,步姿略欠平衡。不过精神状态不错,思维敏捷,语速虽然慢,但声音铿锵有力。口中上下都

是义齿,但不影响吃饭和说话。虽是广东人,但在首都生活了几十年,说话是比较标准的京腔。我第二次进房时他才安住下来,还没有整理好,行李显得纷乱。南方的气温已经30摄氏度,中午的阳光开始“毒”起来了,张先生还是冬装。他下飞机不久,身上穿得严实,此时已浑身大汗。他脱下外衣,里面有两件毛衣、两条毛裤、两双袜子,还有护肘护腿等。

正当我们坐在沙发上聊天时,门响了,修辞学会的几位负责人来看他,我也得以认识华东修辞学会会长、复旦大学教授陈光磊先生,他是现代汉语修辞学开山祖师陈望道的弟子;还有复旦大学教授宗廷虎、李金苓伉俪,以及东道主、集美大学文学院的郭焰坤教授,张炼强先生的私淑弟子、山东大学高万云教授等。晚上张先生准备第二天的发言稿,伏案工作到近十点,将一万多字的长篇小说按要求删减成三四千字(规定发言用时不超过25分钟),并仔细核对引文出处。

4月21日上午开幕式,集美大学党委书记致欢迎词,会长陈光磊致开幕词,然后有三位先生作学术报告,张先生是第二个发言。他的题目是《〈中国修辞史〉之我见》,用时刚好25分钟。发言中有一些颇有理论深度的观点,有的意见头天晚上在房间里和我也聊过。他还说到史学理论著作应当对未来的发展趋势有预测的观点,即使是预测错了也能对后学者有引导作用。在次日分组发言时,我也宣读了自己的论文。

两三天时间和张先生朝夕相处,亲承警欬,受益匪浅。张先生说他不会电脑,仍用纸笔写作,每天都伏案耕耘。有余暇就一个人出外散步,到处走走。他说老伴腿有毛病,不能陪他出外,只有自己照顾自己。年会结束后,他还要到昆明、内蒙等地去讲学和旅游,别的教授都为他担心,他说:没关系,我能行。他出外时把贵重

的票证和现金藏在一个自制的布袋里,吊在胸前,罩在外衣里面,从外面看有点鼓鼓囊囊。在开会之前,我看到他从小袋子里抓出一根人参在嘴里咬了好大一会,时间快到了,他又用一小张纸包起来。会议结束的前一天,宗廷虎夫妇来话别,馈赠他一包补品。

与会人员比我年龄大的有一批,但更多比我年龄小,绝大部分是博士或教授。说来惭愧,中学教师竟然只有我一个。在饭桌上,不认识的人问我的第一句话是:“你是哪个省的?”我回答以后,第二句便是:“你是哪所大学的?”在回答第二问时,我嗫嚅了一下。张先生十分羡慕现在的年轻人,说他们十分幸运,也对我的经历表示惋惜,多次说中学老师搞学术研究十分不易。

我能在短短两三天内和知名教授朝夕相处实在是飞来缘,不过既然我和老先生住一室,在生活上我也尽量照顾他。虽然当时我已近退休年龄,但在张先生面前还是“小字辈”。上下电梯,开会、用餐,出外散步,或是乘车旅游,我都愿意和先生一起,陪护他。高万云等一些年轻的老师也主动照顾他。张先生带了一架老式照相机来,在鼓浪屿游玩时,他还主动请人给我俩合影留念,不久后惠寄给了我。

两年以后,我曾在北京某文化传媒公司短期工作过。2008年12月14日,刚到北京不久,我请在北京的一位学生陪我一起到首师大拜访张先生。我带了一些薄礼去,受到张教授的热情招待。我们在首师大的大门前又一次合影。

2024年3月31日,张炼强教授因病医治无效,不幸逝世,享年93岁。张先生虽然与世长辞,但他留下的宝贵精神遗产将长期惠及学界和社会。我和他虽然接触不多,但他给我的学术影响和言传身教,他的音容笑貌和严谨的治学态度,将永远留在我的脑际。

简说“江右”与江西省的区别

□ 杜振助

一般认为,江右是指江西省。这话说对也不对。历史以来,江西称为江右,江东称为江左。但是我们要明白,无论是江西与江右、江东与江左,都不是行政上的概念,而是文化和地理的概念,这里说的“江西”是指长江以西的地区,并不单指江西省。

有人说,江西省因位于长江以西而得名,此说也不对,江西省是因唐玄宗设江南西道而得名。其时的江南西道区域很广,相当于现在的江西省全境及湖南、湖北、安徽、江苏的部分地区。再则,从地理位置上说,江西省并非全境在长江以西,有一部分在长江以东。

或许有人要说:长江是自西向东走向,只有江南、江北之分,何来江东、江西之说?诚然,长江以南的地区称为江南,长江以北的地区称为江北,没毛病。然而,所谓的江东、江西都属于江南。

江南是一个广义的地理概念,涵盖了长江中下游以南地区,包括湘赣浙沪全境,以及鄂皖苏长江以南地区,但是,并不包括长江中上游以南的云南、贵州及重庆南部。在古代,江西原本属于江南西道,而江东则指长江下游地区,两者都属于江南的范畴。无论从历史沿革、地理分布还是文化传承来看,江西和江东都是江南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江东与江西是怎么区分的呢?长江整体自西向东注入东海,但在进入江西九江后,斜着往东北方向转折,延伸至南京,这一大段近于南北走向,古代便以长江的这一段为标准,来确定江东与江西。

从地图上来看长江的走向,我们大致可以把彭蠡之口(长江与鄱阳湖交汇处)作为江东与江西的分界点,今苏南、皖南、浙北、赣东北等地区在东南,故称之为江东;江西省除赣东北以外的地区、湖北省的西南部及湖南省在西面,故称之为江西。那么,为何把江西称为江右、江东称为江左呢?这是站在中原地区的位置上,从北向南观望,江东地区在左面,故称江左,江西地区在右面,故称江右。

上面说了,江西省赣东北地区属于江东(江左),其他大部分地区属于江西(江右),赣东北是指上饶、景德镇、鹰潭三个地级市。而从一般意义上来说,九江市属于赣北地区,其各市、县、区是不是全都属于江西(江右)呢?其实不然,彭蠡之口东面的湖口、都昌、彭泽三县则属于赣东北地区,从地理位置上看,确实在长江的东面,因此,此三县属于江东(江左)地区,而其他市县区自然属于江西(江右)了。

需要说明,本文说的江西(江右)是一个地理上的概念,而不是指具有共同或同类语言、文化、风俗,相互之间认同的民系,即以赣语为母语的江右民系。江右民系分布于江西省大部、湖南省东部、湖北省东南部、安徽省西南部、福建省西北部、陕西省商南县一带。如果从语言文化上讲,湖口、都昌、彭泽三县为赣方言,属于江右民系。而九江市的浔阳区、濂溪区、柴桑区反而是江淮官话。